

叶永烈 作序推荐



*Zuichangxiaode shijiemingzhu
yuedu xilie*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金银岛

著 ◎ [英] 斯蒂文森

美绘本

青少必读版



NLIC 2970704476

*Liver
yindao*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银岛

Jin Yin Dao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著◎[英]斯蒂文森 改写◎郑世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银岛 / (英) 斯蒂文森 (Stevenson, R.L.) 著 ;
郑世明改写.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12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ISBN 978-7-206-07417-2

I. ①金… II. ①斯…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8789号

Jin Yin Dao
金 银 岛

著 者 [英]斯蒂文森
改 写 郑世明
责任编辑 陈亚南
责任校对 赵洪涛
设计制作 好孩子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者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总 字 数 100千字
总 印 张 10印张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6-07417-2
定 价 15.60元



序

走进图书馆，仿佛你已置身于书的海洋。书海茫茫，无边无涯。据统计，全世界一万多个图书馆的藏书多达十三亿册。

书是知识的结晶，书是思想的宝库，可是谁都无法读遍所有的图书。对于青少年来说，面对众多的图书，最好的读书方法是细读其中的精华——名著。



时间如同大浪淘沙，冲走平庸，留下精华。名著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不论放在哪一个年代，放在哪一个国度，都是熠熠生辉的金子，经久不衰。名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传家宝。

我小时候是一个读书迷。我当时读过的许多名著，使我获益匪浅：不论是《鲁宾逊漂流记》所描述的荒岛上的艰难生活，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的顽强毅力，都增添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读了《海底两万里》和《八十天环游地球》，给我插上科学幻想的翅膀，漫游未来世界；我被《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扑朔迷离的案情深深吸引之余，又从中懂得了一定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可以说，名著使我受益无穷。

我惊讶地发现，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其中大部分名著都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不过，这套书比我小时候读过的名著原著更加适合小读者：一是对名著进行适当的删繁就简和加工，变得更加简明；二是配上诸多精美的插图，做到图文并茂，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

这套“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一定会受到小读者的欢迎，帮助小读者从小就从世界名著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

曹永刚

2010年11月27日于上海“沉思斋”

导读

吉姆刚10岁，他家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有一家小旅店。

一天，旅店里住进了一位粗壮的疤脸男人——船长比尔。他脾气暴躁，行为诡秘，不久便奇怪地中风而死，身后留下一张海盗基德埋藏财宝的地形图。

一些海盗闻风而至，不想，地形图被少年吉姆抢先拿到。

吉姆决定去寻找宝物，于是，他就做了一条船，动身出海，向荒岛进发。

西尔弗是混上船来的海盗。他唯利是图，奸诈狡猾。为了讨得吉姆的信任和医生等人的好感，他总是装出一副温良谦恭的样子。

一次，他跟几个蒙混过关的海盗水手在船舱

导读

里密谋杀害医生等人，独吞岛上宝藏，不料被躲在苹果桶里的吉姆听到。于是，船上暗自形成了代表“恶”的西尔弗一派和代表“善”的医生一派。

几经较量，医生一派终于战胜了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西尔弗一伙，载宝而归。

本故事情节生动，惊心动魄，高潮迭起，让读者领略精彩生动的金银岛的同时，激发自己寻求大自然奥秘、提高自身能力的愿望。



目录

Mu Lu



第一章 老船长	1
第二章 黑狗	5
第三章 黑券	10
第四章 大木箱	15
第五章 瞎子的结局	19
第六章 文件	24
第七章 布里斯托尔	30
第八章 挂“望远镜”招牌的酒店	34
第九章 火药与武器	38
第十章 起航	42
第十一章 苹果桶里	46
第十二章 军事会议	51

目录

Mu Lu



第十三章 岸上的冒险	55
第十四章 第一次打击.....	58
第十五章 岛上的人	61
第十六章 弃船（由大夫进行追述）	67
第十七章 小艇的最后一趟	70
第十八章 第一天的战斗.....	73
第十九章 驻守寨子的人们.....	76
第二十章 谈判.....	80
第二十一章 敌人进攻.....	84
第二十二章 海上奇遇	88
第二十三章 退潮	92
第二十四章 巡航.....	96

目录

Mu Lu



第二十五章 降下骷髅旗.....	100
第二十六章 汉斯.....	104
第二十七章 八个里亚尔.....	110
第二十八章 身陷敌营	114
第二十九章 黑券又来了.....	121
第三十章 君子一言	126
第三十一章 弗林德的指针	131
第三十二章 树丛中的人声	135
第三十三章 西尔弗垮台.....	139
第三十四章 尾声.....	145

第一章 老船长

关于我的故事，是从一家旅店开始的。

当年，我的父亲开了一家旅店，并给它取名“本葆海军上将”，我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还没有介绍我自己呢！我叫吉姆·霍金斯。

特拉利尼·利弗西大夫，还有其余的那些朋友们，一直要我从头到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除掉它的方位，因为至今那里仍有未被取出的宝藏。

正因如此，我不得不提笔。提起了笔，不禁思绪万千，既然故事是从“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开始的，那么，就从那里写起吧。

一天，我们的旅店和往常一样，平静而又安逸。到了晚上，一个棕色皮肤、带刀疤的老海员到这里投宿，我们看得出来，他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航海用的大木箱放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

我几乎从未见到过如此高大魁梧的人：他有栗色的皮肤，黏乎乎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肩部，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面颊的一边。





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吹着口哨，嘴里突然冒出了一支水手老调。大意是：行船累了，需要喝酒休息。

他用一根木棍子重重地敲门。

父亲出来招待他，他粗声大气地要罗姆酒。

酒送到后，他打量着四周的峭壁，还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这是给我预备的好住处。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时间。我是个简朴的人，有罗姆酒、咸肉和鸡蛋就好。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

他随手抛出了三四枚金币，“用光的时候告诉我。”

随后的几天中，他要么整天带着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否则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喝酒。

每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

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投宿，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就会不声不响。

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吩咐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

当然，我也不是白为他帮忙，他告诉我，如果我能照办的话，每月的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

我开始疑惑：他所说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腿被齐膝砍断的人？还是其他类型的人？

每当暴风雨的夜晚，当大风撼动着房子的四角，碎浪咆哮着冲过海岸、跃上

悬崖时，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的表情中看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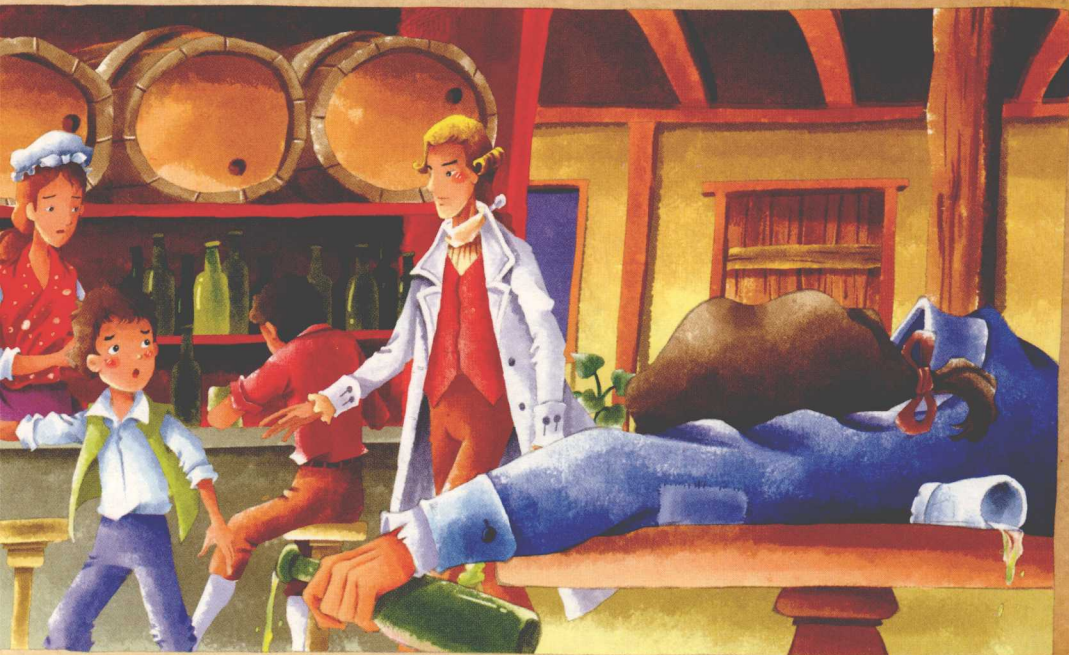
最后，我确信，他一定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家伙！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的海员就那么恐惧，但还远远比不上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厉害。

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他就会坐下来唱那些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

他讲的那些恐怖的故事净是关于绞刑、海上风暴以及一些野蛮风俗的，这些都大大地震动了我们这些淳朴的村民。

可是慢慢地我发现，他们又相当喜欢这样。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雄



海上。

他一周复一周、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他交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他的穿着丝毫未变。外套破了，他就躲在楼上屋子里自己打补丁，到后来，那件衣服上就满是补丁了。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那时，我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利弗西大夫在一个傍晚来看病人，我跟着他走进了客厅。这位干净利落的大夫，发套上有雪白的发粉，他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他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别人的声音立刻平息了下去。“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大夫说道，“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个世上将很快就会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老家伙跳了起来，拔出了一把水手用的小刀，但是面对严肃的大夫，船长退到座位上。大夫说道：“告诉你，我还是一名地方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我将绞死你。”说完，利弗西就离开了。那天的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我甚至有些怀疑：这个彪形大汉在这种场合会有所忌惮，真是不可思议！但在那时，这个疑问只在我的脑袋中搁置不久。



第二章 黑狗

在那时，我凭借直觉意识到他是个神秘的人。

有时候，我甚至想亲自接近他，通过和他的交流发现些什么，可是一想到他留在我心里的那些粗暴凶狠的神态，我只好放弃了这些想法。

不久，发生了一桩神秘的事件，我们也终于摆脱了船长。

那是一月里的一个早晨，海湾覆着白霜，太阳低低地悬在山尖上。那时，我的父亲一天天衰弱，我和母亲担负起了经营旅店的全副担子，再也无心留意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了。

船长到海边去了，他那把短刀在旧蓝外套的下摆上晃悠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帽子在头上向右斜歪着。

他转过大石头时，愤愤地哼了一下鼻子，好像仍对利弗西大夫耿耿于怀。

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脂肪过多的家伙，左手少了两根手指。

他要罗姆酒。当我走出房间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打手势要我过去。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

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餐桌是我的老朋友比尔的吗？”他问道，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比尔，这张桌子是给一个叫做“船长”的人留的。

“比尔也可能被叫做‘船长’。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嗜酒如命。你们的‘船长’脸上也有一道刀疤，那道刀疤是在右半边脸上。现在，我的同伴儿比尔，是住在这所房子里吧？”

我告诉他，船长到外面散步去了。

“那么，请告诉我，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出了那块岩石，还告诉他船长就要回来了。于是，这个家伙就卖力地一直守候在旅店的门边，盯着那个角落，就像猫在等老鼠出现似的。

一旦我要向外面走出一大步，他就立刻召唤我回来。“我有个儿子，”他说，“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啊，这肯定是我的同伴儿比尔，胳膊底下夹个望远镜，哎呀，真的，你和我得回到客厅里去了。孩子，到门后边去，我们要让比尔惊喜一下。啊，我再说一遍。”

说着，陌生人和我一起退到客厅里，把我藏在他后面的角落里，以便我们两个都能藏到开着的门后面。我非常不安和惊慌，你可以想象出来，而当我注意到陌生人自己也相当恐惧时，我的恐惧就又加了一层。

他擦了擦短刀的柄，又活动了一下鞘里的刀身，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咽口水，就好像我们通常说的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走进来，关掉他身后的门，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径直穿过房间，向给他预备好的早餐走过去。

“比尔。”陌生人叫道，用那种在我看来是竭力为自己壮胆的声调。

船长旋转脚跟，面向我们。他棕色的脸孔一下子变了色，连鼻子都青了，他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像见了鬼或者邪恶的东西，或者这世上能有的什么更坏的东西。

而我，说实话，看到他在刹那间变得既苍老又衰弱，感到有些歉疚。

“来，比尔。”陌生人说道。

船长发出了一声喘息。

“‘黑狗’！”他说。

“还能是谁呢？”另一个回答说，变得轻松了一些。“黑狗和从前一样，看他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噢，比尔，比尔，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两个，自从我失去了两根指头——”他举起了他残废的手。

“喂，听着，”船长说，“既然你找到了我，那么好吧，说，你想干什么？”

“有你的，比尔，”“黑狗”答道，“我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上杯罗姆酒，因为

我已经有了这么个嗜好。你乐意的话，我们坐下来，像老船友似地好好谈谈。”

当我端来郎姆酒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坐在船长早餐桌的两边——“黑狗”靠近门斜坐着，以便盯着老船长，另一方面，我想，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

他命令我出去，同时让房门开着。“甬想从你的钥匙孔里探听我些什么，小家伙。”他说。于是我撇下他们俩，退回到酒吧间里去。

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竭力地听，却除了低低的叽哩咕噜声之外，什么也听不清，但是声音终于开始大了起来，我能听到一句两句了，多半是船长的咒骂。

“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他叫道，“如果要上绞架，就统统都上。”

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咒骂声和其他什么声音的大爆发——椅子和桌子倒在了一块儿，跟着是金属的撞击声，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嘶喊，接下来我看到“黑狗”拼命逃窜，而船长穷追不舍，两人都拔出了水手用的短刀，前者左肩淌着血。就在门口，船长给了那个亡命徒有力的一刀，要不是我们“本葆海军上将”的大招牌挡着，准能将他一劈到底，至今下边的那个缺口依旧清晰可见。

这是那场战斗的最后一击。“黑狗”尽管受了伤，一旦他跑到了路上，却显示出令人叫绝的脚力来，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小丘边上。

船长这边却怔怔地直盯着招牌，像个木头人似的。然后他揉了揉几把眼睛，最后返身回屋了。

“吉姆，”他说，“酒！”他现在只能用一只手扶住墙支撑身体，嘴里不停地重复着，“我必须离开这里。酒！酒！”

我飞奔着去取酒，但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心烦意乱，匆忙中，我还打碎了一个杯子。

而当我返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客厅里有重物倒地的声音，跑进去时，只见船长仰面躺在地板上。这时，母亲已被叫声和打斗声惊动了，跑下楼来帮助我。我们合力搬起了他的脑袋，他的呼吸非常重浊和吃力，眼睛闭着，脸色十分难看。

“哎呀，乖乖，”母亲叫道，“这屋子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可怜的爸爸还在病

着呢！”

他牙关紧闭，下颚像铁一样僵硬，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酒灌进去。当利弗西大夫走进来时，我们大喜过望。其实他是来看望我父亲的。

“噢，医生，”我们叫道，“该怎么办呢？他伤在哪儿啦？”

“伤了？”大夫说，“他和你我一样完好。这个人是中风了，给我拿个盆来。”说完，大夫挽起了船长的衣袖，露出了他粗壮的胳膊，上面有几处刺青。前臂上刺着“好运在此”、“顺风”以及“比尔·彭斯的爱物”，而上头挨近肩膀的地方则刺着一个人吊在绞刑架上的草图。

“是个预言，”大夫边用手指触摸着这幅画边说，“现在，比尔·彭斯船长——如果这是你的名字的话，我们来看看你血液的颜色。吉姆，你怕血吗？”

